

## 樱桃

对于邮递员尹树来说，枫林路是一个特殊的投递区。枫林路其实是一条被树荫覆盖的坡道，坡很长也很陡，从大钟楼前骑车下坡，假如不用刹把花费两分钟便可以纵贯整条路区，但一般来说邮递员骑到枫林医院便可以原路折回了，这个路区被医院和医学院的高墙所占据，门窗寥寥，邮袋里的信和报纸几乎都是送往枫林医院的。

以前的邮递员年轻毛躁，下枫林路的路坡时急如流星，有一次恰恰就把路上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撞倒了。出了这样的事，邮局方面很自然地想到要更换枫林路的投递员，于是尹树瘦小的慢条斯理的身影便在枫林路上出现了。尹树确实是慢条斯理的一个人，其外型也与性格融洽，瘦小得没有任何多余的部分。在邮局人们视尹树为一个怪物，尹树能不说话就绝不说话，他的冷漠散淡的目光拒绝着同事们的任何交谈的愿望，同事们背地里都称尹树是个怪物，他们注意到尹树的一些古怪的习惯，每次投递前他都要使用许多橡皮筋，他给信件分类不仅按照地址和人名，还要按照信封的颜色和尺寸，这种自找麻烦的习惯，往往使旁观者暗自窃笑。尹树上路前总要用两只木夹子夹住裤脚，他的那条绿裤子其实是极小的号码了，根本没必要使用木夹子。但尹树毕竟是尹树，谁也不会去干涉他的自由，他有他的工作方式，与别人毫不相关，就像他洗手用的那块淡黄色硼酸肥皂，锁在抽屉里，是他单独使用的，是他自己花钱买的。尹树从来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，只有他自己知道心里的那个怪物不是别的，只是报纸上常常探讨的孤独或者寂寞而已。尹树每天早晨八点三刻骑车绕过那座古老的大钟楼，看见彩色的阳光把钟楼描绘得辉煌四射，而大钟的指针却永远停留在七点十分，尹树略略地把身子前倾冲上枫林路的顶端，然后他就看见了坡下的枫林路，一条长满了梧桐、红枫和雪松的街道，安静而洁净，空气中隐隐飘来一丝药水的气味，但那种气味也同样给尹树以安静而洁净的感觉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喜欢这条特殊的投递路线。

那天早晨下过雨，枫林路的水泥路面积满了水渍和落叶，看上去有点潮滑，因此尹树是推着邮车走下去的，尹树走近医院的一扇边门前，注意到那扇长年封闭的边门几近腐烂，木缝里已经长出了薄薄的一层青苔，就是那扇门，它突然被谁慢慢地打开了。一个穿白色睡袍的女孩从门后闪出来，她迎着尹树和他的邮车站定了，尹树惊愕之余下意识地扭过自行车龙头，但他发现女孩轻移莲步又挡住了他的去路。一个年轻而苍白的少女，她的美貌和凄楚的表情使尹树怦然心动。尹树看见她从白睡袍宽大的衣袖中伸出右手，一双晶莹如玉的纤纤小手，与那双乌黑湿润的眼睛一样充满着某种渴盼之情。你要干什么？信。有我的信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白樱桃。什么？白雪的白，樱桃树的樱桃。也许信封上只写了樱桃，那就是我，只有我一个人叫樱桃。

尹树觉得这个名字又美又怪，但他没有说什么，他迅速地查看了一遍邮袋里的信封，没有寄给白樱桃的信，尹树就说，没有白樱桃，没有你的信。

怎么会没有？女孩慢慢地缩回她的手，现在她美丽的脸上掠过一丝灰暗的阴影，女孩说，怎么会没有我的信？我等了这么多天了。女孩仍然挡着尹树的邮车，尹树打响了车铃铛，他说，让一让，让我过去。他发现车铃铛的响声把女孩吓了一跳，女孩闻声立即闪到围墙一侧去了。

尹树有点慌乱地推车跑了几步，回头一望，那个白色的背影正好消失在医院的边门里，门吱溜溜地关合了，而墙头门楣上的几丛藤草还在簌簌晃动。尹树觉得他碰到的这件事有些蹊跷，但转念一想医院的病人经常会偷偷跑出来，到外面散步或者只是为了看看街景，也许并不奇怪。尹树断定穿白睡袍的女孩是个住院病人，只是他无从猜测女孩患了什么病。秋风一天凉于一天，枫林路一带的蝉鸣沉寂下去，枫树的角形叶子已经红透了，而梧桐开始落叶，落叶覆盖在潮湿的地面上，被风卷起或者紧贴地面静静地腐烂，从高处俯瞰枫林路的秋景，这条街道竟点缀着层层叠叠的红黄暖色，过路人极易忽略高墙里侧医院的存在，也极易

忘记从你身边掠过的是一个疾病和死亡的王国。

邮递员尹树喜欢枫林路的秋天。

邮递员尹树听见自行车轮子柔和地碾过地上的腐叶，耳朵里灌满的是一种类似人声的喁喁私语。尹树抬眼四望，看见的是十月辽阔晴朗的天空和天空下的老树新叶，这种时刻尹树觉得自己的呼吸与世界准确地叠合，他的心中充满了诗情画意。从来就没有人理解尹树在秋天特有的欢乐，正如没有人理解他在另外三季的孤独和乖僻，心中的怪兽只属于他自己，尹树从未想打开心扉让别人触摸它。邮递员尹树唱起一首东北老家的民谣，但是他的沙哑而温情的歌声很快地戛然而止了。尹树看见那个穿白睡袍的女孩又出来了，她的手里抓着一枝从墙头拖坠而下的茛苢，倚门而立，看样子像是在等人，她在等谁？尹树很快从她的顾盼中发现，女孩等待的人就是他自己。白樱桃，尹树的记忆中立刻跳出这个名字，他下意识地捻开了枫林医院的一叠信件，其实不用查找他也记得清楚，没有寄给白樱桃的信，他记得邮袋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白樱桃的信。邮递员，有我的信吗？

没有，尹树摇了摇头，他想绕过女孩，但是女孩凄楚的热切的目光阻止了他的脚步，尹树把手里的信捻成个扇形，送到女孩面前让她过目，他说，医院的信都在这里了，你自己看，你叫白樱桃，可是没有你的信。

他们都叫我樱桃，女孩朝那些信封凑近了，纤细如玉的五指轻轻地把每一封信翻过去，女孩的声音中仍然存有一线希望，也许他们就写了樱桃这个名字。

没有，你自己也看见了，没有樱桃的信。尹树听见了女孩的那声幽怨的叹息，它使尹树第一次直视了她的红颜朱唇，如此幽怨的叹息中应该饱含岁月风霜之苦，而面前的女孩多么年轻多么美丽，她的乌黑柔软的长发泻下的都是青春之光。尹树看见女孩的手指在墙上轻轻划着，她的眼睛里已经沁满了泪光。没有她的信，从来都没有她的信。尹树觉得有一股温和的流泉化开了心中的冷血，对于这个名叫樱桃的女孩生出无边的怜悯之情。

尹树说，你老是站在那里等信，能不能告诉我是谁在等谁的信？等我母亲的信，我天天在等，从去年等到现在，可是她没给我写信。尹树对樱桃的回答，生出了一些疑惑，他说，你住进医院很长时间了，你母亲怎么会不知道？她没来看过你吗？她在很远的地方，我知道她天天在想我，我也天天想她，可是她为什么不给我写信？我天天在等，她为什么还不给我写信呢？尹树说，也许她不知道你的地址，也许信在路上寄丢了，这种事是常有的。尹树听见樱桃的呜咽声渐渐清晰了，秋天的阳光从墙影藤丛里散落下来，投在樱桃的脸上和白色的睡袍上，斑驳而晶莹，倚墙呜咽的女孩，一举一动都是比海水更深的悲伤。尹树就说，你再耐心等等吧，也许你母亲的信已经在路上了，尹树不安地摇晃着手里的那叠信件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，尹树咳嗽了一下又问，除了你母亲，还有谁会给你写信？告诉我我可以为你留意信封，还有谁呢？大春，大春也早该来信了，他知道我在这里，女孩抬起睡袍宽大的袖子掩住一半泪容，她的泣诉现在似乎又蕴含了另一种内容，大春，他该来信了，我把什么都给他了，我为他受了多少苦，别人忘记我他不会忘记，可是他为什么到现在也不给我写信？不知道，也许他的信也在路上丢了。尹树这么说着看见一辆白色救护车疾速驶下了枫林路路坡，朝医院大门拐进去了。救护车提醒了尹树，他该去完成早晨的投递了。我该去送信了，尹树怀着一丝歉意望着女孩。女孩身上的白色睡袍被风吹乱了，女孩脸上的泪滴却没有被风吹去，尹树推着他的邮车走了几步，又回过头说，天凉了，你该多穿衣服了。城西邮政局的人们注意到尹树近来有了微妙的变化，一个最明显的迹象是他唇边偶尔浮起了微笑，人们猜测尹树也许找到了女人。尹树每天一反常态地跑到邮件分拣室去，帮那里的人分信。尹树仍然不愿说话，人们很快发现他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好像在找信。就有人直截了当地问，尹树你要找谁的信？尹树迟疑了一会儿说，你们看见过一封寄白樱桃收的信吗？是寄往枫林医院的。人们又问，白樱桃是谁？是你女朋友吗？尹树听到这种庸俗的问题脸立刻沉下来，不予回答，他唇边残存的微笑也就显得倨傲而神秘了。尹树还是尹树，他在这个秋天的奇遇只属

于他自己。秋天是湿润的落叶之季，雨水往往在夜间洗刷这个城市，城市的所有落叶乔木也在夜雨中脱下它们的枯叶。尹树记得那个名叫樱桃的女孩总是在雨后早晨出现，她的白色睡袍和倚墙而立的整个身体也散发出雨水或树叶的气息，湿润、凄清而富有诗意。女孩又在等他了，女孩仍然穿着那袭难御秋寒的白色睡袍，而睡袍仍然纤尘不染，白得像雪像水。尹树朝女孩身边走过去，尹树对这种奇异的约会有了一种喜忧参半的心情，没有她的信，仍然没有她的信，尹树现在离女孩很近，但他愧于正视她的眼睛。还是没有你的信，尹树的脚轻轻踢着地上的腐叶，他说，别着急，再耐心等一等吧。

不，我已经没有耐心了。女孩的声音似乎没有以前的悲切了，女孩站在门扉与垂藤之间，以手指为梳一遍遍梳理着她的长发，尹树感到她的目光久久停留在自己的脸上，他抬起头，看见的是女孩深如秋水的眼睛，有森森清意也有脉脉柔情，女孩说，我不再等信了，我只是在等你。

尹树对女孩的话一时无法领会，他挠了挠头，为什么等我？假如你不等信，等我也就没有意义了。

我想跟你说说话，女孩折过一条垂藤，拉扯着藤上的细叶，她的所有细小的动作都给尹树留下了仪态万千的印象。女孩说，我想跟你说说话，在医院里没有人跟我说话，每个人都不爱说话，我快闷死了，我寂寞得要疯了。尹树觉得事情到这里突然发生了变化，女孩的表现使他猝不及防，说说话？只是为了说说话？尹树尴尬地望着女孩，他苦笑了一声说，我恰好是最不爱说话的人。可是我每次偷偷跑出来，恰好都遇见你。你是医院的病人，其实你应该多跟医生说话，尹树说，你需要医生，怎么不多跟他们说说话呢？

他们从来不听我说，他们不想听我说。你与他们不一样，我觉得你是唯一一个能交谈下去的人。你是人世间唯一一个好人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其实一点也不了解我。不，我已经了解你了。女孩突然莞尔一笑，她交叉双臂抱着肩膀，低头看着身上的那袭白睡袍，我一年四季都穿着它，天凉了，起风了，下雪了，我常常觉得冷，一年四季，从来没有人告诉我，天凉了，你该多穿衣服了，只有你对我说过这句话。尹树的脸色莫名地有点发热，他嗫嚅着说，天真的凉了，你为什么还穿着睡袍呢？因为我只有这件睡袍。我什么都没有，我有许多辛酸的事情想告诉你，你想听吗？

我想听，可我是邮递员，我还要去送信。尹树注意到女孩的脸上再次出现了忧怨和失望的表情，而她的双眼在瞬间已是泪光涟亮了，尹树欲离欲留，他紧张地考虑了一下适宜的措词，最后他说，告诉我你的病床号好吗？到了休息天我会来看你。

九病区九号床，很好记的，女孩转过脸对着医院的高墙，她用一种哀婉的声音重复了一遍，九病区九号床，你不会忘记诺言，你会来看我的。尹树说，我从来不忘记诺言，一定会来的。尹树跨上他的邮车骑出几米远，他觉得后面一阵清风一串脚步，女孩又追上来了，她挡住了尹树的去路，用一种奇怪的目光凝视着他。怎么啦？尹树只能停下车，他说，我不会骗你，我会去看你的。我相信你，女孩的目光突然变得羞涩起来，她低下头说，你能不能送我一件东西？随便什么东西，只要是你现在带在身上的。随便什么东西？尹树狐疑地问，他先是摸了摸头上的邮帽，又摸了摸口袋里的钥匙，觉得都不合适，尹树充满歉意地说，真不巧，我穿着工作服，身上什么都没带。随便什么东西，我不要礼物，只要得到你的东西。女孩的声音听来是焦渴而真挚的。

尹树终于在口袋里摸出一条手绢，是男人常用的蓝灰格子手绢，他说，给你这条手绢行吗？脏了一点，可只有它了。尹树记得女孩接过手绢时幸福而满足的表情，女孩抓着他的手绢像一只白鹿跳进医院的边门，他最后看见女孩一路挥舞着那条手绢，手绢在风中轻盈地舞动，还有女孩的白色睡袍，它们一起在十月秋风中轻盈地舞动。

以后的日子晴光艳好，尹树去枫林路送信时注意到医院的边门都是紧闭着的，门扉上的青苔和锈蚀的铁锁再次证明那是一座禁止出入的死门。

穿白色睡袍的女孩不再偷跑出来了，邮递员尹树觉得奇怪，就像当初突然在那里看见她一样。尹树侧首凝望着那扇门，心里竟然是一片怅惘。

尹树没有忘记他的诺言，一个礼拜天的早晨，他脱下绿邮服，以一个普通男子的装束走进枫林医院，医院传达室的老人认出了尹树，他说，你今天是来看病人吧？尹树点了点头，并没有作任何解释，他的脸上浮现的还是倨傲和神秘的微笑。医院很大，尹树几乎都是走在一片无尽的落叶残草上，走出秋天的花园就走进充满消毒药水气味的回廊式病房，如此循环往复，尹树突然惶惑起来，邮递员善于识路认门，但他怎么也找不到白樱桃所在的九病区，九病区在哪里？他终于拦住两个匆匆而过的女护士询问，你们这儿有九病区吗？而她们的回答使尹树大吃一惊，以至怀疑自己是否置身怪梦之中。一个女护士说，现在没有九病区了，九病区早就改成太平间了。另一个则指了指后面的树林说，过了树林有一座红瓦房，那儿就是太平间。尹树不记得他是怎么通过树林走近红瓦房的，也不记得当时的勇气和冲动从何而来。有个工人正在太平间门口乒乒乓乓地修理推尸车，尹树就问他，这里有叫白樱桃的女孩吗？工人说，有，好像是九号。尹树就问，你知道她什么时候死的吗？工人说，好像夏天就死了，放在那里一直无人领尸，那女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你是她什么人？尹树说，什么也不是，我是一个邮递员，我只想来看看她。

尹树脸色苍白，捂住胸口一步步走向九号尸床，他再次看见了穿白色睡袍的女孩，她的美丽容颜栩栩如生，她的孤寂的神情一如既往。尹树看见女孩纤细如玉的右手，她的右手紧紧握着那块蓝灰格子的手绢。